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五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后妃廟

私親廟

精廟

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鄭氏註曰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

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妣是以特立廟而

祭之謂之閼宮閼神之

漢高祖五年即皇帝位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

漢儀注昭靈夫人陵廟在陳留小黄

宣帝元康元年立皇考廟益奉明園六室奉明縣

奉明縣即皇考史皇孫葬地

帝初即位下詔曰故皇太子在湖未有號謚歲時祠其議謚置園

邑有司奏請禮為人父母者為之子也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

義也陛下以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閑謹行視孝昭帝

所為故皇太子起泣在湖史良娣家在博望苑北親史皇孫位在廣明郭北謚法曰謚宜行之迹也愚以為親謚宜曰悼母曰悼后比諸侯王園置奉邑二百家故皇太子謚曰戾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娣曰戾夫人置守宗三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以湖闕鄉邪里聚為戾園闕字能門中異也安中正作闕長安白亭東為戾后園廣明成鄉為悼園故改之為焉後八歲有司復言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因園為寢以時薦享焉益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奉明縣尊戾夫人曰戾后置園奉邑及益戾園各滿三伯家

致堂胡氏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不敢貳尊也既名其所後為父母則不得名其所生曰父母矣而禮有為其父母降是猶以父母名之何也此所謂不以辭害意也立言者顧不可曰為其伯父伯母叔父叔母降故假曰人子以明當降之義降

則不可名之曰父母矣宣帝初有司奏請以太子及悼后之謚首言為人後者云後言故太子謚曰戾云首尾皆是也而中有稱親之言則非也詔書問故太子末及史皇孫雖包含意指有司直對太子良娣之謚可也而前據經義後上戾名中特稱親為史皇孫以中帝意豈非姦說乎夫親深言之則非父不可當若曰文王之為世子有父之親是也泛言之則所厚者皆可以稱若曰親者無失其為親是也有司之言果何從歟若避曰考故以親言是疎之也知其不可稱而姑曰親以包舉之是不正名亦疎之也以其不得於言知甘不契於理既為伯父母叔父母之後而父母之則當降所生父母而伯父母叔父母之昭然矣

先公曰愚按胡氏之說辨則辨矣而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愚將徐徐詰之胡氏曰敢問宣帝而欲稱其所生之父母也將為

伯父乎為叔父乎於所後父為兄則伯父也於所後父為弟則叔父也而宣帝則有所後祖無所後父者也昭帝崩亡嗣宣帝以兄孫為叔祖後者也不得其所後之父而父之則何以稱其所生之父乎先是昌邑王以兄子入繼則考昭帝可也典喪可也昭帝葬矣易月之制終矣昌邑王矣宣帝姑以兄孫入繼當時准言嗣孝昭皇帝後而已則未知其為子乎為孫乎必也升一等而考昭帝則又將降一等而兄史皇孫矣不可乎有司未有所處姑緣其所生父直稱之曰皇考而已故曰胡氏辨則辨矣施之宣帝之世則不可當俟通儒而質之

元帝永光五年韋玄成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孝

太后薄氏葬南陵孝昭太后趙氏葬雲陵各有園廟

帝寢疾匡衡告謝毀廟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可以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世信禮曰為後則於子

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云云子去其所而為太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不復

願其私尊祖嚴父之義也

哀帝建平元年追尊定陶恭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

元帝朝京師也

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令冷褒黃門郎段熲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

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四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又宜為共皇帝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群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

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名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其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逮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世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浸不合上意

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始元年丞相義等議蔡義謚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平之非是又孝文太

后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心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謚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園稱皇考立廟蓋民為縣違離祖統垂繆本義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考也臣請皇高祖考廟奉明園毀勿洛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光武帝建武二年立親廟維陽心父南心君以上至春陵節侯

九年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心則降心私親今祔心禘禘廟陳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心尊不合禮意昔高祖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群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

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
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春陵
節侯群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詔可其南陽春陵歲時各
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
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七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
曾侯稱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致堂胡氏曰西漢自孝成而後三世無嗣王莽篡時漢祚既絕
光武掃平禍亂奮然崛起雖祖高祖而帝四親非與哀朝尊崇
藩統同事於義未有大不可者然一聞純等建議斷然從之曾
無留難章陵四祠蔑有異等彼何所為而然耶寡恩之譖既不
聞於當年失禮之議又不生於後代以是較之宣哀過舉益明
而禮所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豈可違而不守哉
中元元年帝使司空告祠高祖以呂氏王諸呂賊三王幾危社稷不

宜配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口太后廟于園四時
上祭

和帝追尊其母梁貴人曰恭懷皇后陵以竇后配食章帝恭懷皇后
別就陵寢祭之

安帝以清河孝王子即位建光元年追尊其祖母宋貴人曰敬隱后
陵曰敬北陵亦就陵寢祭大常領如西陵追尊父清河孝王曰孝德
身女曰孝德后清河嗣王奉祭而已

順帝即位追尊其母曰恭愍后陵曰恭北陵就陵寢祭如敬北陵
帝以河間孝王孫蠡吾侯即位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穆皇
夫人曰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廟曰烈

廟陵曰博陵皆且令丞王因奉祀

靈帝以河間孝王曾孫續侯即位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為孝元
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淳陵廟曰靖廟皇考長為孝仁皇夫人

董氏為真園貴人陵曰真陵廟曰真廟

獻帝即位相國董卓奏恭懷敬隱恭愍三皇后和帝生母安帝祖母順帝母並非

正嫡不合稱后皆奏毀之

魏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朝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

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口奏曰自古周人既祖后穆

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

皇矣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

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別立寢廟奏可

太和元年二月立廟于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

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為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

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立廟京師求傳享祀樂舞與祖

廟同廢在鄴廟

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見支子以繼太宗則當纂正統

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注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

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

潘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罪師丹忠正之諫致丁傅焚如

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為戒後嗣萬一

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君上妾建

非正之號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

兼之宗廟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及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

牙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右僕射索林且林等亦稱引魏制以為

可故追贈具王為太保而已

晉武帝既改創宗廟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為景懷皇后任茂議以

為夏侯初嬪之時未有工業帝不從時已尊景王夫羊氏為景后矣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修麗附于太廟周漢未有其准魏明帝則別立

平原主廟晉文異魏也

惠帝世愍懷太子二子哀太孫尚並祔廟元帝時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為陰室四塲

懷帝初又策武太后後楊氏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祠弘訓宮不列於廟 成帝咸康時作武悼后神主祔于廟配享世祖

元帝太興二年有詔琅邪恭王宜稱皇主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取以已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

元帝為琅邪王妃虞氏永嘉時薨帝為晉王追尊為王后有司奏請王后應別立廟令曰今宗廟未成不宜更興作便脩飾陵上屋以為

廟太興三年追謚皇后祔于太廟 明帝生母豫章君荀氏成帝時薨贈豫章郡君別立廟于京都

孝武太元十九年詔追尊鄭太后簡文帝母元帝後宮尚書令王珣奏下禮官詳正按太常臣胤等議以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成稱夫

又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也且漢文詔二太后並繫子號宜遠

准春秋考宮之義近暮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其尊稱則罔極之情仰別建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為稱兼明貴之

所由一舉而三義以允固哲王之高致可如胤議追尊會稽大妃為簡文皇太后

燕主慕容垂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后配享太祖博士董謚劉詳議以為克母為帝譽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

娘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別立廟垂不從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

氏為景德皇后配享烈祖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母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

之况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既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昔文姜

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然小君之

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宋孝武太明二年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太后博士孫武議祭

廟則群昭群穆或在不失其倫殷祀是合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

居於上不立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

穆之外別立為位章太后廟四時享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

祭別官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

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也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蜀闕殷薦

隔茲盛祀閔宮遙祫既行有周魏晉從享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

行敬博士王爽之議按禘祫小廟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可准

推尋祫之為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此為大夫以享享親

尊愛用極因殷薦於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

卑故魏高堂隆所謂猶以禘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

雖不並序於太廟而禘均禘於姜姬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

祫就而祭之以為別事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太后廟亦宜殷薦從之

七年詔立宣貴妃廟時有司奏故宣貴妃既加殊禮未詳應立廟不

子之有三公也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其祀

據春秋仲子得考彼別宮今貴妃理應立此新廟詔可蘇音禾

禮王親執奠爵有故三卿行事

明帝太始二年昭太后崩有司奏太后於至尊無親上特制義服祔

廟之禮下禮官詳議乃躋新躋于上位其祭使有司行禮博士王畧

太后正位母儀尊号元著附廟之禮宜與彝典則愚謂神主應入章

后廟又宜依晉元皇之於愍帝安帝之以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

義庶母金名同崇号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

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

攝位然則使有司行其禮又婦人無常祿各以夫為定大亡以子為

次昭皇太后即正位於前宣太后追尊六月有司奏七月嘗祠二廟

在後以序而言宜躋祔于上位詔可

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室至尊親進爵及昭皇太后室應拜及

稱皇帝御

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臣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

太后並無明文禮官議曰今上既纂嗣文皇於孝武進拜而已醜爵

便有司行事昭皇太后祝文稱皇帝御孝昭皇太后二室廟薦告後

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廟之

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常經北面宜執孝武皇帝

禮昭皇太后依舊三公行事左丞孫緬議晉代祖宗孝宗顯宗烈

初無有司行事之文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醜爵有愜情敬皇太

后君母之貴見尊一則與章宣二廟同享闕宮非唯不可躬奉乃宜

議其毀者請且依舊三公行事從之

齊明帝建武二年有司奏遷景懿后於新廟車服之儀乘重翟車服之棹衣首飾以麗侍中

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

梁武帝立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

一 大率如太廟禮

晉通七年祔皇太子所生丁貴嬪神主于小廟

漢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烈昭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四年

徙東廟神主祔于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唐制追贈皇太后贈皇太子皆別立廟

先天元年祔昭成肅明二皇后于儀坤廟

昭成皇后竇氏睿宗妃生玄宗肅明皇后劉氏亦竇氏妃生寧王皆

為武后所殺玄宗即位追封立廟

開元三年右拾遺陳貞節以諸太子廟不合守供祀享上疏伏乞

懷太子等四廟遠則從祖近則堂昆並非有功於人立事於代而寢

廟相屬獻裸連時事不師古以克永代臣竇疑之今章懷太子等乃

為陵廟分署官寮八處修營四時祭享此須官給人必公糧合樂登

歌咸同列帝謹按周禮始祖以下猶稱小廟未知此廟厥名維何臣

謂八署司存負寮且省四時祭祀供給咸停臣又聞盤石維城既開

封建之典別子為祖非無大小之宗其四陵廟等應須祭祀者並令

承後子孫自修其事崇此正典冀合禮經上令有司集禮官及群官

詳議奏聞駕部員外郎裴子餘議曰謹按前件四廟等並前皇嫡胤

殞身昭代聖上哀骨肉之深錫丞嘗之享憲章往昔垂範將來昔嫫

廟列周戾園居漢並位非七代置在一時斯並前代宏規後賢令範

又按春秋孤突適下國遇太子使登僕曰子將以晉昇秦秦將祀予

此則太子之言無後明矣對曰神不歆非類人不祀非族君祀無乃

殄乎此則晉有其祀立廟必矣又定公元年立煬宮經傳更無異說

鄭玄註云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考之漢儲晉嫡則如彼言乎周廟魯宮則如此豈可使晉不秦祀庚匪漢恩求枉者深所直者鮮黷神慢禮理必不然且尊以儲后位絕諸侯謚號既崇官吏有典去羊存朔非理所安徇利忘禮何以爲國太常博士段同奏議曰自古帝王封建子弟寄以維城之固咸登列郡之榮豈必有功於人立事於代生者曾無異議逝者輒此奏停雖存沒之迹不同而君親之恩何別此則輕重非當情禮不均神道固是難誣人情孰云其可

四年十一月十六日昭成皇后祔于太廟至八月九日勅肅明皇后依前儀坤廟安置初欲祔于太廟太常博士陳正節等以肅明皇后不合與昭成皇后配祔于睿宗遂奏議曰臣聞於禮宗廟父昭子穆皆有配座每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自夏殷而來無易茲典伏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已配食於睿宗則肅明皇后無帝母之尊自應

別立一廟謹按周禮云奏夷則歌中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姜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閼宮又禮論云晉伏系之議云晉簡文鄭宣后既不配食乃築宮于外歲時就廟享祭而已今肅明皇后無祔配之位請同姜宣后別廟而處四時享祀一如舊儀從之於是遷昭成皇后神主于睿宗之室唯留肅明皇后神主於儀坤廟八月二日勅儀坤廟隸入太廟不須置官屬至二十一年正月六日遷附肅明皇后神主于太廟其禮坤廟爲肅明觀二十二年勅贈太子頃年官爲立廟并致享祀雖欲歸厚而親且未安丞嘗之時子孫不及若專令官祭是以踈間親遠此爲常豈云敬孝其詳贈太子有後者但官置廟各令子孫自主祭其署及官悉停若無後者宜依舊

上元二年禮儀使太常卿杜鴻漸奏肅明帝七太廟等請停四時享祭每至禘祫之月則一祭焉樂用登歌一部牲獻罇俎之禮同太廟一

室之儀

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大廟三后

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皇帝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皇帝母正獻皇太

后文宗皇帝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

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於本廟行事無奉神

主入太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三太后

祔其太廟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曰臣謹按三太后憲宗穆宗

之后也二帝已祔太廟三后所以立別廟者不可入太廟故也與帝

在位皇后別廟不同今有司悞用王彥威曲臺禮禘別廟太后於太

廟垂戾之甚臣竊究事體有五不可曲禮云別廟皇后禘祫於太

廟祔於祖姑之下此乃皇后先崩已造神主夫在帝位如昭成肅明

元獻昭德之比昭成肅明之崩也睿宗在位元獻之崩也玄宗在位

昭德之崩也肅宗在位四后於太廟未有本室故創別廟當為太廟

合食之主故禘祫乃奉以入饗又其神主但題云某謚皇后明其後

太廟有本室即當遷祔帝方在位故皇后暫立別廟耳本是太廟合

食之主故禘祫乃升太廟未有位故祔祖姑之下今恭僖正獻二太

后皆穆宗之后恭僖會昌四年造神主合祔穆宗廟室時穆宗廟已

祔武宗母宣懿皇后神主故為恭僖別立廟其神主直題云皇太后

明其終安別置不入太廟故也正獻太后太中元年作神主立別廟

其神主亦題為太后並與恭僖義同孝明咸通五年作神主合祔憲

宗廟室憲宗廟已祔穆宗之母懿安皇后故孝明亦別立廟是懿宗

祖母故題其主為太皇太后與恭僖正獻亦同帝在位后先作神主

之例今以別廟太后神主禘祭升享太廟一不可也曲臺禮別廟皇

后禘祫於太廟儀註云內常侍奉別廟皇后神主入置於廟廷赤黃

褥位奏云某謚皇后禘祫祔享太廟然後以神主升今即須奏云某

謚太皇太后且太廟中皇后神主二十一室今忽以皇太后入列於

昭穆二不可也若但云其謚皇后即與所題都異神不可依憑此三不可也古今禮要云舊典周立姜嫄別廟四時祭薦及禘祫與七廟皆祭唯不可入太祖廟為別配魏文思甄后明帝母廟及寢依姜嫄之廟四時及禘皆與諸廟同此舊禮明文得以為證今以別廟太后禘祫於太廟四不可也所以置別廟太后以孝明不可與懿安並對憲宗之室今禘享乃處懿安於舅姑之上此五不可也且祫合祭也合猶不入太祖之廟而況於禘乎竊以為並皆禘於廟為宜且恭儷正獻二廟比在朱陽坊禘祫赴太廟皆須備法駕典禮甚重儀衛至多咸通之時累遇大享耳目相接年代未遙人皆見聞事可詢訪非敢以臆斷也或曰以三廟故禘祫於別廟或可矣而將來有可疑焉謹按睿宗親盡已祧今昭成肅明二后同在夾室如或後代憲宗穆宗親盡而祧三太后神主其得不入夾室乎若遇禘祫即如之何對曰此又大誤也三太后若親盡合祧但當闕而不享安得處於夾室

禘祫則就別廟行之歷代以來何嘗有別廟神主復入太廟夾室乎

時宰相孔緯以大祭日迫不可遽改時人非之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中書門下奏兩漢以諸侯王入繼帝統則必易名上謚廣孝稱皇改置園陵仍增兵衛等事遂詔下太常禮院集議請追尊四廟並加皇帝之號兼請於洛京立廟勅宜於應州舊宅立廟餘依所奏

按莊宗以沙陀為唐之嗣明宗又以代北狄裔為莊宗之嗣故後唐之所謂七廟者以沙陀之獻祖國太祖克用存莊宗存而存上繼唐之高祖太宗懿宗昭宗而此所謂四廟者又明宗存代存北之高曾祖父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追尊賀氏為孝惠皇后止就陵所置祠殿薦以常饌不設牙盤祭器乾德初孝明皇后王氏崩有司始議置后廟奉孝惠孝明二后神主升祔詔今詳定殿室之制及先後之次太常博

士和明等奏請同祔太廟及太祖山陵神主祔廟乃請以孝明皇后配享忌日行香發務其孝惠皇后身於別廟並從之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追冊越國夫人符氏為懿德皇后尹氏為淑德皇后並祔享于后廟

真宗至道三年六月詔大行皇帝祔廟令都省集議定皇后合食之禮咸請以懿德皇后符氏升配宗正卿趙安易言淑德皇后尹氏當在懿德之上今百官議論苟且墮瀆尊卑若序以後先當用淑德配

食詔有司詳討以聞

禮官議按晉時議景帝配祔傅玄等議夏侯夫人初歸景帝未有王基之道不及帝統百揆而亡后妃之化未著遠近追尊無經義

可據切以今之所議正與此同且淑德配合之初潛躍之符未兆懿德輔佐之始藩邸之位已隆然未嘗正位中宮母臨天下豈可

生無尊極之位没升配饗之崇人情不安典藉無據唐順宗祔廟

後十一年始以莊憲皇后升配憲宗祔廟後一十五年始以懿安皇后升配今請虛位允叶舊儀再詔集議禮官同詳定上議請升

祔懿德其淑德皇后加太孀仍舊別廟詔恭依其淑德皇后不加太孀別廟祭享

乾興元年時仁宗即位中書下禮儀院狀莊穆皇后尊母儀天下禮當升祔莊懷皇后本從藩邸追命當享后廟集尚書省六品諸司四品以

上議如禮儀院祔真宗莊穆皇后神主于太廟

明道二年莊獻明肅太后既上謚又追尊莊懿太后方事園陵判河南府錢惟演建議請二太后並祔真宗禮院言夏商已來父昭子穆

皆有祀坐尊室一帝一后禮之正儀開元肅明皇后始有並祔惟演引唐武宗母韋太后祔穆宗孝明孝章祔太祖故事按穆宗惟以韋

太后配更無別后太祖未嘗以孝章配伏見先帝以懿德配享太宗及明德園陵禮畢遂得升祔元德自追尊後九十七年始克升配今

莊穆著位長秋祔食真宗斯為正禮莊獻母儀天下與明德例同若
從古禮止應祀后廟莊懿帝母之尊與元德例同便從升祔似非先
帝慎重之意前代無同日並祔之比惟上裁之都省禮院更議皆以
謂莊穆位崇中壺與懿德有異已祔真廟自協一帝一后之文莊獻
輔政十年莊懿誕育聖躬功德莫與為比退就后廟未厭眾心故
禮大司樂職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先妣者姜嫄也帝嚳之妃后
稷之母特立廟而祭謂之闕宮宜太廟外別立新廟奉安二太后神
主同殿異室歲時薦享用太廟儀別立廟各自為樂曲以崇世享息
前一日不御正殿百官奉慰著之甲令仍作新廟名曰奉慈在兩廟
之間景祐三年詔祠太廟奉慈后廟每室各差宮闈令

英宗治平三年立濮王園廟

先時宰臣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濮安懿王及譙國太夫人王氏
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至

是進呈乃有是詔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取先知諫院司馬光
獨奮筆立議略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秦漢以來
有自旁支入承大統推尊其父母為帝后皆見非當時取譏後世
不敢引以為聖朝法臣以為濮王宜尊以高官大爵稱皇伯而不
名賈黯之議亦同王珪敕吏以光手藁為案議上歐陽脩以為自
古無以所生父改稱伯者珪等言非是中書奏孝宣光武皆稱父
為皇考太后聞之手書詰責輔臣以不當議稱皇考上詔如聞集
議議論不一宜權罷議當令有司博求典故務合禮經判太常寺
范鎮率禮官上言陛下既考仁宗又考濮王其議未當具列
及漢儒議論魏明帝詔為五篇奏之於是臺官目中丞賈黯以下
各有奏知雜呂誨亦言陛下入繼大統皆先帝之德當從王珪等
議為定封濮安懿王大國諸夫人典禮稱是奏皆留中不報司馬
光又上言曰伏見向者詔群臣議濮安懿王合行典禮王珪等二

十餘人皆以為宜准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凡兩次會議無一人異辭而政府之意獨欲尊濮王為皇考巧飾詞說誤惑聖聽政府言儀禮本文五服年月數皆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之服者不謂之父母不知如何立文此乃政府欺罔天下之人謂其皆不識文理也又言漢宣帝光武皆稱其父為皇考臣案宣帝承昭帝之後以孫繼祖故尊其父為皇考而不敢尊其祖為皇祖者以與昭帝昭穆同也光武起布衣誅王莽冒矢石以得天下名為中興其實創業雖自立七廟猶非太過况但稱皇考其謙損甚矣今陛下親為仁宗之子以承大業傳曰國無二君家無二尊若復尊濮王為皇考則置仁宗於何地乎至是乃詔立濮王園廟以宗濮為濮國公奉濮王祀先是太后手書濮安懿王譙國太夫人王氏襄國太夫人韓氏仙遊縣君任氏可令皇帝稱親尊王為濮安懿皇譙國襄國仙遊並稱后上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

易克當且欲以瑩為園即園立廟皇太后一賜俞允仍改封宗濮侍講呂公著上言稱親之說乃漢史皇孫故事皇孫即宣帝所生父宣帝為昭帝後是以兄孫遙嗣祖統無兩考之嫌故且稱親其後既立謚只稱悼園今陛下以旁支繼大統建立園廟以王子承祀於濮王無絕父之義於仁宗無兩考之嫌可謂兼得其親字既稱謂立且義理不安乞寢罷不報

神宗熙寧二年九月發奉慈廟奉章惠太后神主赴西京瘞陵園先是治平初同判太常寺呂公著章惠皇太后准章聖皇帝遣札褒太妃之號仁宗皇帝嘗以母稱故加保慶之號蓋生不忍其之勤故沒有廟享之報今於陛下則恩有所止義難承祀其奉慈廟請依禮廢罷詔太常禮院詳神宗即以此知諫院楊繪言章惠太后於仁宗有撫養之恩故別於奉慈廟今陛下之於仁宗皇帝則孫也乞下有司詳議禮官等治平之議乃命太常卿奉神

主瘞於陵園帝率群臣詣壇以酌獻以饗遂廢其廟

元豐六年詳定郊廟奉祀禮文以言按禮夫婦一體故昏禮則同牢合鬯終則同穴祭則同几同祝饌未嘗有異廟者也惟周人以姜嫄為媒神而帝學宗廟又不可下入子孫之廟乃以別廟而祭之故魯頌謂之闕宮周禮謂之先妣是也自漢以來凡不祔不配者皆援姜嫄以為比或以其微或以其繼而已蓋其間有天下者起於側微而其后不及正位中宮或已嘗正位矣有所不幸則當立繼以奉宗廟故有祖妣三人則祔於親之說則立繼之禮其來尚矣始微終顯皆嫡也前娶改繼皆嫡也後世乃以始微後繼實之別廟不得伸同凡之義則非禮之意恭惟太祖孝惠皇后太宗淑德皇后真宗章懷皇后實皆元妃而孝章皇后則太祖之繼后而皆祭以別廟在禮未安請升祔太廟增四祔室以時配享七月遂自別廟升祔焉

徽宗大觀二年禮部太常寺請建別廟奉安肅恭皇后神主依章穆皇后祔享故事乃奉惠慈皇后祔于別廟

政和四年禮部太常寺言明達皇后祠殿實在城外於典禮無據請就惠慈皇后別廟增建殿室升祔七月奉明達皇后祔于別廟

高宗紹興二十二年有司言懿節皇后上僊合祔廟權禮部侍郎施垌等言檢會大觀二年顯慈皇后故事於太廟殿後建別廟奉安神主今來大行皇后祔廟亦合建別廟於太廟殿之後詔從之乃建別

紹熙五年太廟桃僖順翼登四祖廟作四祖廟奉安僖祖以下神主

詳見天子宗廟門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五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六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

祭祀時享薦新

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杓杓薄也春物未成其祭

時以金未宜依秋曰嘗嘗新穀熟也冬曰烝烝進也冬物

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尚謂貴而祭祀之時先薦用氣物也血謂

聖燭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以血腥爛三法先迎牲殺之取血

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音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

是作用之名非樂器故以夏擊為祝故搏拊形如鼓以帝為之實

之以糠擊之以節樂球玉磬以合堂上之樂此舞廟內堂上之樂

以下云下管故知此在堂之也下管鼗鼓合止祝各堂上下樂

謂虞賓丹朱王者後以故稱賓上言夏擊以作用言笙鏞以間鳥獸各相與而舞

韶九成鳳凰來儀韶舜樂名言篇見細器之備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夫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因禮謂之

凡變其實一也備樂九終而致靈鳥

夏氏時祭之名因有虞其祭貴心用昏

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玉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玄云此

其祭尚聲郊特牲云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滂其聲樂三闕然後出

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疏曰殷人尚聲者先奏樂也臭味未成謂未殺牲也

條湯猶擣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擣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闕然又山迎牲者闕止也奏樂三闕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也者解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盛語亦陽也

言鬼神在天也之間也者解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盛語亦陽也神明問之而來是

先求陽之義也其祭貴肝用日出

傳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

享否不可知也小言之則為一祭之間孝子不知鬼神之期推而廣之放其去來於陰陽○放方徃反○疏曰一祭比於一年其事為小故云小言之為一祭之間既不知鬼神之來去期節故祭初

似若來故樂祭未似去故哀據孝子之心雖春有樂及鐘鼓是尸孝子之心祭未猶哀也云推而廣之放其去小於陰陽者解經云

故禘有樂而嘗無樂二句也言推此一祭而論一年放神之去

祭似陰陽二氣但陽王生長春夏陽來似神來故春夏祭有樂秋祭似陰神去故秋冬祭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則烝嘗

祭亦有樂故那詩云庸鼓有數萬舞有奕下云顧予烝嘗則殷秋祭亦有樂者熊氏云殷秋冬但有管絃之樂又云烝嘗全無樂故

其義已具○九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

郊特牲

烝謂夏殷杓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

也故曰莫重於禘嘗疏曰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古者於

禘也及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疏曰

是生養之事故屬陽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

是土地之事故屬陰也

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疏曰以記錄之前先有此

以言記也此記云嘗祭之日發公室貨財以示賞也草刈則墨者謂初秋也世及也

政則民不敢艾草也

陳氏禮書曰商禮書曰禘夏曰禘而五年之禘為大禘詩頌長

發大禘是也周禮春曰祠夏曰禘而五年之禘不稱大焉詩頌

雍禘太祖是也

事燔燎羶薌若附儀禮此等皆無入頭處意欲將周禮中天子祭禮逐項作一總綱却以禮記附如疏中有說天子處皆編出因云某已衰老其問今要理會文字皆起得箇頭在及見其成不見其成皆未可知萬一不及見此書之成諸公千萬勉力整理得成此書所係甚大

大宗伯之職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示音祇。他。塵。反。裸。古。亂。反。禴。餘。若。反。宗。廟。之。祭。有。此。六。享。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拾。也。禴。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祿。禮。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也。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奠。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也。殺。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先。後。薦。腥。薦。熟。於。禴。逆。言。之。者。有。黍。稷。互。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拾。言。肆。獻。裸。禴。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如。向。所。說。先。灌。而。後。薦。腥。於。禴。逆。言。之。者。與。下。共。乃。燔。燔。祭。訖。始。迎。尸。入。室。乃。有。黍。稷。是。其。順。也。今。此。經。先。言。肆。肆。是。饋。獻。節。次。言。獻。獻。是。朝。踐。節。後。言。灌。灌。是。取。在。先。之。事。是。於。禴。逆。言。之。也。言。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者。一。既。從。下。向。上。為。文。即。是。於。下。五。享。與。上。拾。祭。皆。有。灌。獻。肆。二。事。矣。故。云。六。享。俱。然。

黃氏曰先儒以肆為肆解牲體獻為獻醴肆獻裸謂灌而後薦腥薦熟差次薦獻之節固如此然典瑞裸圭有瓚以肆先王司尊彝鬱齊獻酌則肆獻皆因裸而為名也若以為裸而後肆獻故以為名則義猶得通然小宗伯王崩大肆以秬鬯泚太祝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不可亦為肆解牲體矣是則肆獻專為裸但不知其義為何如也先儒又以肆獻饋食為禴禘宗廟四時之祭其外有禴禘禘遠禘人食宜為廟祭之首然天子之禮亡今諸儒所言禴禘之節皆雜出經傳意類推次難遽信也宗廟之祭皆有牲體皆有黍稷而獨以肆獻為禴饋食為禴不知其義何以為據

楊氏曰愚按典瑞裸圭以肆先王司尊彝齊獻酌則肆獻裸即裸也祭以裸為重裸所以降神祭統云祭之屬莫重於裸是也祭以饋熟為正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郊特牲云直祭

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而言薦歲事于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則會群神於烝嘗而具酢者禘也合三廟於一日而薦于皇祖者亦禘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禘也禘有三年之禘有時祭之禘時祭小禘也土虞孔曰禘此禘事則時祭謂之禘宜矣三年之禘六禘也時祭有小禮有大禮小禮春也大禮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禘也則明時祭之禘為小禘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丞則春祀為小禮天蓋小禘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禘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以酬六尸又曰禘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禘而何

又曰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饋食享先王以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享先王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

諸侯五廟一壇一墀曰老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然則周禮有時祭無月祭祭法有月祭無時祭周語祭公謀父曰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日祭月祀時享歲貢楚語射觀父曰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韋玄成韋禘之徒則曰天子日祭於祖考月祭於公曾高時享於二祧歲貢於壇墀此與漢法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其事相類而甸侯賓要荒五服之制與禹貢相合蓋夏商之禮如此故左丘明荀卿司馬遷皆得以德之也周禮四小宗伯九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為位則類於宗廟者無時與所謂王時類者異矣王制庶人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卯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則薦於四時者有常物與所謂庶人舍時者異矣然則玉藻言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春秋文公六年書

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鄭氏釋
 玉藻謂天子聽朔於明堂以時世告其帝神配以文王武王釋
 論語謂人君每月告朔有祭謂之朝享然周禮朝享非謂告朔
 而聽朔於明堂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無所經見
 要之告朔於廟饋以特牲謂之月祭此先王之禮也魯文公不
 行告朔之禮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春秋譏之穀梁言天子告
 朔于諸侯諸侯受于廟禮也又曰閏月不以告朔然受朔于
 禩則異於玉藻閏月不告朔則異於左氏左氏曰閏月以正時時
 民之道於是身事也祭法諸侯月祭不及祖考其說與穀梁同不
 知何據然耶

右四時祭義

國語楚語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日祭於祖考月祭於
 高曾時類及二禩歲
 祀於壇卿大夫舍月祭有時也○周語穆王將征犬戎戎在
 西戎之祭

公謀父諫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

我翟荒服甸服者祭供日祭也此采地侯服者祀供月祀也堯
 及周侯服皆歲

見賓服者享供時享也享獻也周禮甸
 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

所謂四海之內要服者貢供歲貢也要
 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

各以其職來祭見各以其所貴實
 日祭荒服者王三王事天子也
 周禮九州之外

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實日祭
 祭於祖考月祀月祀於
 高曾時

享二時享也歲貢歲貢於
 終王自終謂世終也推
 而求見先王之訓也序成

而有不至則修刑序成謂上
 五自自
 畢伯仕之終也大畢伯仕
 犬戎氏之

其無乃非先王之訓乎

朱子曰左氏云時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韋昭曰謂日上
 食於祖禩漢事

是主復寢猶日上食矣又曰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

祀天神祀祫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禩月祀

於高曾時享於二非亦但於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於它經又

反下齊也齊不齊齊之皆必字者市志反邪信與反該也
 疏一方將接神先宜齊整中心故齊也齊者齊也所以正此不齊
 之方謂未齊之時心應散易心所著以有不齊之道是故君子之齊也
 正只其齊也正此不齊之事以致極齊之道是故君子之齊也
 專至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
 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定者定其志是故先
 期旬有一日言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官宰守宮宿讀

為肅肅猶戒也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後會於大廟祭統
 戒猶肅重也

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共語思其志意思其
 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所樂音岳又五孝反
 事謂孝子思念親存之五事也先思其親則思其精故居處在前
 樂嗜居後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謂致齊精意純熟日思其居
 見其所為齊之親也○祭義○孔子曰凡祭必齊齊之日思其居
 處思其笑語此孝子平日思親之心非齊也齊不容有思有思則
 非齊齊三日見其所為齊者此非聖人語齊者湛
 然純一方能與鬼神接能事鬼神此是上一等人

祭之前日大宰及執事祗滌濯滌及大宰伯以下並見祀○大宗伯
 泣鬯鬯鬱○小宗伯省牲祭其不如法也○甸官充人展牲則告牲註

○司烜氏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齋
 明燭共明水烜音燬夫方符反司農音符燧音負註作燧音同○夫
 水欲得陰陽之氣也鑿鏡屈取水者世謂之方諸取日之次月之
 發聲明燧謂以明水滌滌滌盛黍稷○疏曰云陽遠也者日者大陽
 之精取火於日故○世婦及祭祀比其具此鄭志反司農匹氏反

盛之鬯鄭司農讀為○掌次張其衣幕張次見祭○司几筵設莞筵
 紛純加緇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非席亦如之諸侯
 祭祀席蒲筵續純加莞席紛純右雕几昨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

九吉事變凡於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坐也紛讀如紛謂白
 續也純緇之樂讀如○次席皮為席也謂給加也紛讀如紛謂白

席削蒲筵其之繼讀如○次席皮為席也謂給加也紛讀如紛謂白

列成文昨請曰酢謂於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
 之及酌後尸尸酢謂於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受

示新之凶事仍九而凡朝夕祭因喪禮累疏曰九數席之法初
 在地者以漢時之筵重在上者則謂之席云次席桃也席有次列成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鋪者胡反○疏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鋪者胡反○疏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鋪者胡反○疏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

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鋪者胡反○疏曰設之曰筵坐之曰席言

於此哉大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奠簋陳庸器註疏見祭 ○大司樂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乃分樂而序之以

祭以子以祀乃奏夷則謂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

夾舞大武以子先祖謂大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

物見九祭事大宗祀宿縣遂以聲展之謂其完否善惡也○詳見祭

物王出入則令奏王夏戶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

皆樂章名○疏謂王出謂王將祭祀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

令奏王夏也尸出入謂尸初入廟門及祭訖出廟門皆令奏肆夏

性出入者謂二禮後王出迎牲及燔肉與牲其也豕是牲出○鼓人

入皆令奏昭夏先言王又言尸後言牲此亦祭祀之少也

以路鼓鼓鬼享享許丈反○路鼓四面鼓○疏曰案大宗伯宗廟有

先公為次祀樂場為小祀皆用此路鼓○及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

以天地神祇大小同鼓故也○地官

君為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樂音各○君為東上近主

之○祭統○通典云乃奏無射歌樂舞大武以享先祖特祭文王廟歌清

樂亦作若特祭后稷廟樂同降神樂章則歌思文特祭文王廟歌清

持祭武王廟歌執競樂同先王先公止右特祭姜嫄廟則祭夷則歌

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思文等詩並且以祭祭禮楊氏曰大司樂九

樂黃鐘為宮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祀宜入四時祭禮但宗廟之禮莫

重於祭祭大司樂疏亦云於宗廟中奏一謂大祭也故見於拾祭篇

祭之日雞人大祭祀夜嘒旦以詔百官詔火具反詔古○巾車鳴鈴

以應雞人同上○闈人大祭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燎地燭也蹕

中門之外○疏曰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者以布纏之以密塗其上若今燭燭矣○天

官○宮正凡邦之事踰宮中廟中則執燭註曰國有事王當出則宮

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備士填街蹕也事祭車也邦之祭社稷七祀

於宮中祭先公先王於廟中錄儀掌蹕止行者宮正則執燭以為明

疏曰宮中者小宗伯云左宮廟右社設在宮中中門之外也○填音

田街音佳○內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為內人蹕註曰內人從世婦有

單於廟者內豎為六宮蹕者以其掌內小事疏曰祭祀在廟謂掃掃

四時之祭○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時祭用二齊三酒說見

○為于偽反○酒正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前圖○酒正註疏見祭

物○冪人以畫布巾冪六彝冪莫歷反○宗廟可以文畫者其畫雲

曰宗廟八尊亦用畫布○世婦及祭之日泣陳女宮之具凡內羞之

互舉明義也○天官

物泣也○疏曰內羞之物者謂餗餈粉糝

絮展陳告備疏曰當祭之日且其黍稷等盛於簋簠陳於廟堂東

皆為微繼小旌書其黍稷之名以表之又告陳陳於

東

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王乃

洗肝於鬱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音於室中

即此禮運云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三獻也

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尸四獻也又按周禮內宰疏云登

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

八豆王牽牲以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

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略皆同但

后薦豆蓬有先後之異按邊人疏云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

邊則當以內宰及邊人疏為正

饋獻周禮司尊辨謂之饋獻邊人臨人謂之饋食。郊特牲坐尸於

饋獻堂註云至為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北

馬疏曰尸。大宗伯省饋。首饋視亨腥。諸子正六牲之體。正謂禮

主各席。疏見儀。孰其殺。殺尸交反。謂射解而爛之。按此章退而合亨

性條。疏見儀。孰其殺。殺尸交反。謂射解而爛之。按此章退而合亨

合烹之令熟。美定詔於堂。疏曰美肉消也定熟肉也謂煮肉既熟

於室是薦熟未食。邊人饋食之蓬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棗古栗

老榛側中反。謂之饋食之蓬也。其八蓬者棗一栗二桃三乾榛謂

之時后先薦之謂之饋食之蓬也。其八蓬者棗一栗二桃三乾榛謂

乾梅四榛實五桃梅棗三物各。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

有濕有乾為八。詳見之祭物。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菹羸醢脾

析麇醢蜃蚘醢豚拍魚醢。呼任反羸力禾反脾婢支反析星歷反

大蛤蜊子脾析牛百葉麇胎也豚拍肩也。舍人共簋簠實

之陳之物。音果。小宗伯逆盥。盥音咨。疏曰知逆盥受饌人之

外明天子諸侯饌愛亦在廟門外。今逆盥迎入回廟堂中實此於簋

也。廟門外迎饌人之盥盛於。外宗王后以樂羞盥則贊。疏曰羞進

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則贊后者亦佐后進之豆蓬與盥此

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蓬豆及恭稷器多故諸官共贊。春官。天

官九嬪九祭祀贊玉盥注曰玉盥玉教受黍稷器疏曰言九祭祀者

唯宗廟禘祫與四時月祭等贊玉盥者祭祀之時男子進俎婦人進

豆蓬蓋簋。亨人共大羹鉶羹。鉶音刑。大羹肉清鉶羹加鹽。既

奠然後炳蕭合羶。炳如悅反蕭音蕭。音馨音香。蕭音蕭。高也

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是也王乃
洗肝於鬱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音於室中
即此禮運云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三獻也
后又以玉爵酌醴齊以亞獻尸四獻也又按周禮內宰疏云堂
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時祝延尸於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
八豆王奉以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於神前王以玉爵
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略皆同但
后薦豆有先後之異按禮人疏云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
豆則當以內宰及邊人疏為正

饋獻周禮司尊辨謂之饋獻邊人臨人謂之饋食。郊特牲坐尸於
饋獻堂註云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北
焉疏曰尸。大宗伯省饋。首饋視亨腥。諸子正六牲之體。正謂禮
主各席。疏見儀。孰其殺。殺尸交反。謂解解而爛之。按此章退而合亨
性條。疏云前獻爛既未熟今至饋食乃取鼎所爛肉更

合烹之令熟。○美定詔於堂。疏曰美肉清也定熟肉也謂煮肉既熟
於室是薦熟未食。○邊人饋食之。邊其實棗栗桃乾榛榛實。棗古栗
老榛側中反。○疏曰此謂朝踐薦腥後堂上更獻其大豕牛羊烹熟
之時后先薦之謂之饋食之邊也。八邊者棗一栗二桃三乾榛謂
乾梅四榛實五桃梅棗三物各。○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藿蠃醢
有濕有乾為八。○詳見之祭物。○醢人饋食之豆其實葵藿蠃醢
析麋醢。麋子。醢。拍魚。醢。呼。任。反。羸。力。禾。反。脾。婢。支。反。析。星。歷。反。
大蛤。所。醢。豚。拍。三者不言道皆蓋也。○詳見祭物。○舍人共簋簋實
之陳之。註。音。果。○小宗伯逆盥。盥。音。咨。○疏。以。入。者。案。少。宰。饌。受。饌。人。之
外。明。天子。諸。侯。饌。受。亦。在。廟。門。外。今。逆。盥。迎。入。回。廟。堂。中。實。此。於。簋
也。○春。官。○小。祝。迎。盥。疏。曰。祭。宗。廟。饋。獻。後。尸。將。入。室。食。小。祝
於。廟。門。外。迎。饌。人。之。盥。盛。於。○外。宗。王。后。以。樂。羞。盥。則。贊。疏。曰。羞。進
也。后。進。黍。稷。之。時。依。樂。以。進。之。則。贊。后。者。亦。佐。后。進。之。豆。籩。與。盥。此
官。已。贊。九。嬪。又。贊。者。以。籩。豆。及。恭。稷。器。多。故。諸。官。共。贊。○春。官。○天
官。九。嬪。九。祭。祀。贊。王。盥。注。曰。王。盥。王。教。受。黍。稷。器。疏。曰。言。九。祭。祀。者
唯。宗。廟。禘。禘。禘。與。四。時。月。祭。等。贊。王。盥。者。祭。祀。之。時。男。子。進。姐。婦。人。進
豆。籩。簋。簋。○亨。人。共。大。羹。鉶。羹。鉶。音。刑。○大。羹。肉。清。鉶。羹。加。鹽。○既
奠。然。後。炳。蕭。合。羶。羶。如。悅。反。蕭。音。蕭。羶。音。馨。羶。音。香。○蕭。羶。高。也
奠。然。後。炳。蕭。合。羶。羶。如。悅。反。蕭。音。蕭。羶。音。馨。羶。音。香。○蕭。羶。高。也

內更從孰始也於薦孰時祝先酌酒奠於劍羹之南訖尸未入於是
 又取香蒿以薦脂合黍稷燒之馨香謂黍稷饋熟有黍稷此云蕭
 合黍稷是蕭與黍稷合詩云取蕭祭石是蕭與脂合○又此章取脂
 有燔燔燔曰燔燔時取脾骨燔于爐炭至薦孰之時更取脾骨及蕭
 與黍稷合燒○舉犂角詔安尸安尸也尸始入舉奠若奠角特祭
 之○郊特牲○舉犂角詔安尸安尸也尸始入舉奠若奠角特祭
 至尊之坐或不自安則以拜安之○具饋獻用兩壺尊饋獻謂薦熟
 也天子奠學諸侯奠角○郊特牲○具饋獻用兩壺尊饋獻謂薦熟
 尊春秋傳曰身以魯壺為○直祭祝于主謂薦熟時也直正也祭以
 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札少牢敢用柔○大祝肆享則執
 毛剛鬣用薦歲時于皇祖伯某是也○郊特牲○大祝肆享則執
 明水火而號祝肆享祭宗廟也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量
 人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音亮或音良○從獻者肉殺從
 數多少也量長短也○名章友反○疏曰祭祝於燔從於燔從於燔從
 牢云主人獻尸以肝從主婦獻尸以燔從故從鄭據此以為從獻以
 燔案儀禮十擬各長尺二寸是
 多少長短燔之數量未聞○夏官

楊氏曰愚按儀禮特牲饋食士禮也少牢饋食大夫禮也大夫
 士之祭不裸不薦血腥惟室中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
 侯饋食以前堂上設南面位行饋食禮薦腥之禮而後延尸入室

東面位行饋食禮恒運疏云乃退而合身至薦熟之時陳於堂
 故禮器云設祭於堂乃後延尸入室中位徙堂上之饌於室內
 坐前祝以竿酌奠于饌南故郊特牲云天子奠犂諸侯奠角即
 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燔蕭合羶羶郊特牲註云奠
 謂薦熟時當此之時大合樂自此以後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
 舉此奠於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犂角詔安尸是也后
 薦饋獻之豆邊王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祝以祝辭告神此五
 獻也后又以玉爵酌盞齊以獻尸此六獻也

朝獻朝獻謂今後酌尸之禮謂之朝獻者○其朝獻用兩著尊朝獻
 卒食王酌之著尊者著尊也或曰著尊著定○司几筵設莞筵紛
 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註疏見祭統先王昨席亦如之昨讀曰
 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酌之卒爵祝父之酌授尸尸酢於席王
 於戶內○疏曰祀先王謂宗廟六年皆用上三牲席王受酢之席亦
 席○春官○膳夫凡王祭祀則徹王之胾俎膳夫親徹胾俎最

獻侯伯七獻周官堂審諸侯長十有再獻行人上公再裸享禮
九獻侯伯一裸七獻子男一裸五獻諸侯之卿各下其君二等
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及禮器有五獻之尊郊特牲有三獻
之介則享賓祀神之獻數固不異矣然禘雖大於時祭而禘又
大於禘言亦十二獻先儒以禘小於禘非也行人上公再裸而
裸不預於九獻侯伯子男一裸而禘亦不預於七獻五獻則先
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司尊彛朝踐用兩尊皆有壘饋食
用兩尊皆有壘籩人醢人有朝踐之籩豆有饋食之籩豆有加
籩加豆則朝踐王獻后亞之諸臣之所昨三獻也饋食王獻后
亞之諸臣之所昨六獻也酌尸三九獻加爵不與焉此宗廟九
獻之禮也夫卒食必有酌曾子問言侑酌是侑食然後有酌也
樂記言執醬而饋執爵而酌是領食然後有酌也特牲少牢之
祭皆曰饋食而獻皆曰酌尸則大夫士無朝獻饋獻之禮特酌

尸於饋食之後而已然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加爵三長兄
第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又獻又加爵二賓長與
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
賓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賓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繹祭又
有加爵記所以隆於尊者也春秋之時楚子入享於鄭九獻加
籩豆六品季孫宿如晉晉侯享之有加辭曰小國之事大國也
得貺不過三爵今豆有加下臣弗堪則加豈卑者之所預乎士
與下大夫有加其代賓尸可知也由官朝事饋食之籩豆后薦
之加爵籩豆內宗薦之則加以酌最壘角亦諸臣獻之可知
也卑者獻士之飲禮止於一獻而亦有三者擗盛也士加爵三
而下大夫加爵二者厭降也書曰大保秉璋以酢孔安國謂報
祭曰酢蓋獻始事也酌成事也諸臣之於禮成之而已故獻皆

曰酢

黃氏曰先鄭推次朝踐朝獻饋獻再獻爲九酌王與后各四諸臣一義皆可觀存之以待作者

揚氏曰愚按司尊禮所述與先鄭所註裸二獻朝踐二獻饋食二獻朝獻一獻再獻二獻則九獻之目也遷人醢人有朝事饋食之遷之豆則九獻爲遷豆之時也禮運則論九獻之義也又按四時之祭名既不同禮必有異今其可見者惟尊彝之殊用耳於經無其文者皆不可知也姑據經所可見者著之于篇。又按陳氏曰周官行人上公再裸而酢饗禮九獻而裸不預於九獻諸侯一裸而酢直禮七獻而裸亦不預於七獻先儒以二裸在九獻之內非也蓋嘗考之古禮闕亡殘編斷簡之僅存者如祭禮有二裸有朝踐有饋獻有醑食此可得而知也其間禮之節文詳略多寡禮經無明文此不可得而知者也先鄭謂二裸王與后各一朝踐王與后各一饋獻王與后各一醑尸王與

后各一又諸臣一爲九獻求之禮經尚有明證故先儒多從之今固不得遽以爲非陳氏所引周官行人謂二裸在九獻之外此固有所據謂朝踐三獻饋食三獻醑尸三獻似亦可通但以諸臣之所昨爲報祭而引太保秉璋以酢爲證則恐不然夫尊重而疊輕如先鄭謂諸臣酌壘以自酢不敢與神靈共尊則可謂諸臣以壘報祭於神靈而不以尊則於理爲不通矣二說當並存之以待作者。又按九獻之禮春祠夏禴用兩獻尊象尊秋嘗冬烝用兩尊尊壘尊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謂禘祫也用兩大尊山尊經有明文不待言矣但所謂九獻者謂王及后裸各一朝踐各一朝獻王醑尸一再獻后醑尸一此爲八獻諸臣爲賓醑尸一非前公爲九是禮也春祠夏禴秋嘗冬烝追享朝享莫不皆然今經獨於春祠夏禴言朝踐再獻秋嘗冬烝言朝獻饋獻何也蓋互文以見義也春夏言朝踐秋冬言朝獻欲

見朝獻因朝獻之尊鄭註所謂尊祖因也春夏言再獻秋冬言饋獻必見再獻因饋獻之尊鄭註所謂亦尊相因是也今作二圖以見之其追享朝享別有圖不於祭禮

春祠夏禴九獻圖

禮運疏崔氏云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二齊醴盎也故鄭註司尊彘四時祭法但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選用醴齊再獻后選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為賓亦酌盎齊賓長酌尸酢用清酒加爵用三酒

二齊

雞彝盛明水

鳥彝盛鬱鬯

三齊

獻尊盛醴齊

象尊盛盎齊

裸 王一獻 裸用鳥彝

后二獻 齊用鳥彝

朝踐

王三獻

用獻尊醴齊

后四獻

用獻醴齊

饋獻

王五獻

用象尊盎齊

后六獻

用象尊盎齊

朝獻

王七獻

因朝踐獻尊醴齊

再獻

后八獻

因饋獻象尊盎齊

賓九獻

用象尊盎齊

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皆以齒明尊卑之序也

散悉但反。九獻九士人

畢自此以後長賓長兄弟更為加爵尸又飲二是一并前尸飲九士人乃散爵獻士及群有司也。祭統場氏曰九獻之友謂之加爵持性云長兄弟賓長及佐食有三加爵則天子諸侯亦有加爵。明堂位云加以璧散是也。又持牲禮云加爵之後有嗣子由卒奠文王世子謂之上嗣。天子之禮亦當然也。禮運崔氏疏云天子九獻魯及王者之儀亦九獻。侯伯七獻。朝踐及饋。熟君皆不獻。於力獻之中減二故為七獻。子男五獻。亦以朝踐饋熟君皆不獻。於力獻之中減禮器曰侯伯子男之內敬矣。君親奉牲大夫贊幣而從。君親制祭夫人薦盜疏曰侯伯子男親酌牲夫人朝踐君不獻。故夫夫人薦。盜酒疏曰君親酌牲夫人朝踐君不獻。故夫夫人薦。不獻。故夫人薦酒。又按特牲少牢饋食之禮。主人親酌。君親酌。君亦獻。况祭禮以饋熟為正。上而天子下而大夫士祭。皆有三侯。伯子男饋熟時皆無獻於理。不通聖人制禮文。密察自有隆殺之宜。必不如疏家所說之疎也。

右九獻之復加爵

大祝既祭今徹疏曰祭訖尸讓之後太祝命徹祭器樂師及徹
帥學士而歌徹學士國子也徹者歌徹之時歌徹俱有令相相去聲工
謂率學士使之舞歌者自是警人歌雍詩也疏曰但學士主舞警人主歌
疏曰此之上論語八佾之下以其警人無目而稱工故令視瞻扶
工也○其祖也天子宗廟之祭則歌雍以徹○春官外宗佐王后薦豆
其豆也○及樂徹亦如之○內宗及以樂徹則佐傳豆疏曰豆薦
后於神前徹之傳與外宗外宗傳與內宗內宗傳與外者故知佐傳
之祖也○婦九嬪內宰贊徹豆蓬互見朝踐條註○天呂內小臣徹后
尸之祖也○如東房中受

右徹

濟濟踳踳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枋祀事
孔明枋補彭反枋門內包篋云孔甚也孝子不知以仲之所在故使
楚茨楊氏曰枋有二有祭日之枋有明日之枋也疏曰枋地也
詩祝祭于枋在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乃祭日之枋也

右祝祭于枋

傳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抔飲蕡稗而土鼓

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言其物質畧有齊敬之心則可以薦羞於

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後飲而首疏曰後世漸文及

下故天望而望也體魄則曉知氣在上疏曰天望謂始死望天

從其口謂口中法也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

巢寒則聚其居其上未有火化食腥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

脩火之利熟物也范金器用合土謂和合其土燒以作器如瓦然後
為臺榭宮室牖戶以炮裏燒也以燔火也以亨煮也以炙貫之也以為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褱立於東房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

瓚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卿大夫從士執芻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沈

水君執鸞刀羞齊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謂音輝瓚才但反

反從才用反芻初俱反蓋鳥浪反從夫人絕句一讀以

亞裸者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裸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不云夫人

而云人宗者記者廣言也夫入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圭

者謂卿大夫從驅之及殺與幣告也士執芻者芻謂素也以其殺

牲用芻素藉之宗婦執盎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

薦於水者沈即盎齊由自濁用清酒以沈沛之沈水是明水宗婦

執盎齊以夫人而來莫盎齊於位夫人乃就盎齊之尊酌此沈齊

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上云夫人副褱此則上公之

祭宜有醴齊盎但言盎者畧言之亦容侯伯子男之祭但有盎齊

無醴齊也故執盎從君執鸞刀羞齊者齊肝肺也齊有二時一

朝踐之時取肝以齊貫之入室燎於於炭出蒸之上前一者謂饋

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之羞齊肺切之使不蒸示奠於俎上尸

並齊之故云羞齊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制此齊肉以進之故

云鸞刀羞齊於君羞齊之州夫入薦此饋食之豆君親執紉及齊

刀羞齊是夫親之也夫人薦沈水及羞豆是婦親之也故云夫婦

親○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教之

之親○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教之

之親○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教之

之親○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教之

之親○天道至教聖人至德疏曰天道用教以示人聖人則教之

以象於堂之上壘尊在阼犧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

東音玄○禮樂之器尊西也犧周禮作獻○獻素河反○疏曰

禮樂之器尊西又曰壘尊在阼謂夫入所酌也犧尊在西謂若所

酌也縣鼓謂大鼓也在西方而縣之應鼓謂小鼓也在東方而縣

之熊以云此謂侯時祭所用之禮故壘尊夫人所酌也若天子之

祭則壘尊在堂下故禮運云澄酒在下酒謂三酒在堂下司尊彝

云皆有壘尊臣之所

君在阼夫人在房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

子皆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

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

分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尊夫人東酌壘尊象日出東方而西行

-5 185 35 955" data-label="Text">

也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疏曰堂之上下禮樂交相

器○召祝於室坐尸於堂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尺于尸西南面布

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

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

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

-5 185 35 955" data-label="Text">

謂制祭也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與尸來升席

廟門曰枋謂之枋者以於繹祭名也○疏曰凡枋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於廟又求神於廟門之內詩楚茨云祝祭于枋門內平生時賓之廟者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於不知廟門外西室謂之神今此索祭于枋當是正祭日之枋矣

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室與堂與○或諸遠人乎祭于枋尚曰求諸遠者與手尚是厥幾也言正祭之時祭於廟初者庶幾求於遠處室與言於遠處求神也○郊特牲○札器納牲詔於庭毛血詔於室養疋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得也疏曰牲入

正庭以幣告料故云詔於庭設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養肉於堂道言也所以三詔皆不同位者○及入舞君執于戚就舞位蓋言求而未之得也故於三處告之

君為東上冕而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是故天子之祭也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也與境內樂之冕而總于率其群臣以樂皇尸

此與竟內樂之之義也東君為東上近于位也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疏曰祭時天子諸侯親在舞位以

樂皇尸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疏曰祭之禮有三種可重之事舞莫重於武宿夜者武宿夜是武曲之名是衆舞之中無能重於武宿夜之舞皇氏云師說書傳云武王伐紂至於商郊停止宿夜上皆皆歡樂歌舞以待旦因名焉武宿夜其樂亡也熊氏云此即

文武之樂也凡三道者所以假於外而以增君子之志也故與志進退志輕則亦輕志重則亦重輕其志而求外之重也雖聖人弗能傳也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道之以禮以奉三

重而薦諸皇尸此聖人之道也疏曰三種所重之道皆假借外物而益君子內志裸則假於詩

也歌則假以聲音舞則假於於○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

歎有遺音者矣疏曰清廟之室謂歌清廟之詩所彈之瑟朱弦謂練朱絲為弦練則聲濁也越謂瑟底孔也疏通之使聲

遲故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然以其貴實素初發首一倡之時而唯有三三人歎之是人不愛樂然以其貴

在於德所以有餘遺之音念之不忘也○樂記○尚書大傳曰古者帝王升歌清廟清廟樂章名人琴練弦連越大夫琴朱弦連越

以韋為鼓謂之搏拊何以也練弦朱弦石文也越下孔也九練弦連越專拊者象其德寬和君子有大人聲不以鐘鼓竿瑟之聲亂歌之呼也呼出聲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備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也烈業也其見文王者惓然如見文王故書曰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雍雍和也○聖人作

為鞀鼓控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鞀音桃控苦江反楬苦臍反○六者為本以其聲實

天子之禮亦有羞諸侯亦必有之但經文不備耳

司士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賜爵神惠及下也此所謂昭穆

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凡群有司皆以齒此之謂長幼有節

法明天子亦然凡言昭穆者在助祭之中者皆在東階前南陳就昭穆

昭無筭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皆以昭穆為序也○祭統凡賜爵

有司備衆賓下及執事者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曰爵酒爵也謂祭

祀之酬時賜助祭者酒爵故云賜爵昭為一穆為一者言君衆兄弟

子孫等在昭列者則為一色在穆列者自為一色各自相旅尊者

齒○祭統○坊記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註曰言祭有酒

同群昭群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疏曰謂因其祭祀之酒肉於

祭祀之末舉其宗族昭穆○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有貴賤殷人貴

胾胾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胾必氏反○又必履反○

胾為其厚也周人貴骨為其頭也○凡前貴於後謂脊骨胾胾之屬○

賤胾之隱各隨所貴凡前貴於後者據周禮之以周人之貴骨有故也

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者言貴者不特多而重賤者不虛而無

分相多少隨其貴賤是示均也○又曰此脊骨胾胾其貴者言之

屬中包其賤者不云有者以經云周人貴骨有故此畧之前體胾胾為

在後為賤胾胾則正骨在前為貴短胾為賤故總云之屬以包之○祭統

右旅酬賜爵

其登餼受爵則以上嗣餼音俊○上嗣若之適長子以特牲饋餼禮

入也餼謂宗人遣舉奠謂祝命之餼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

適丁歷反盥音管○疏曰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

不舉奠故知登餼受爵以上嗣尊社之道也○疏曰此覆釋所以登餼

世子楊氏曰此條有兩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文王

右登餼受爵

請夫祭有餼餼者祭之末也不可不知也是故古之人有言曰善

終者如始餼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曰尸亦餼鬼神之餘也惠術

也可以觀政矣○疏曰初薦毛血燔燎是薦於鬼神至薦熟時尸乃

鬼神而後尸餼鬼神之餘是施恩惠之術法也○施始豉反是

故尸謖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臣餽君之餘也大夫起士八人餽賤餽貴之餘也士起各執其具以出陳于堂下百官進徹之下餽上之餘也餽所六反起也百官進依注作餽○進當為乃徹之而去所謂自卑也九餽之道每變以衆所以別貴賤之等而

興施惠之象也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廟中也廟中者竟內之

家也別彼列反見賢遍反脩於廟中一本作禴○鬼神之惠徧廟中如國君之惠徧竟內也○疏曰是故以四簋黍見其脩於

廟中也者謂餽之時君與三卿以四簋之黍修整徧於廟中諸侯之祭有六

簋今云以四簋者以二簋留為陽厭之祭故以四簋為餽簋有黍稷特云云考見其美舉黍稷可知也廟中者竟內之象也者以其

恩惠徧於竟內也祭者澤之大者也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

下顧上先下後耳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大澤

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由餽見之矣故曰可以觀

政矣積重直龍反餽乃罪反夫人音扶○鬼神有祭不獨饗之使人餽之恩澤之大者也國君有蓄積不獨食之亦以施惠竟

內也。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曲禮○朱子曰古註說不祭統

亦不餽餘又將去祭神雖以父之尊亦不可以祭其子之卑夫之必祭之祭此因餽餘起文謂父不以是祭其子夫不以是祭其妻

○夫祭有昇燁胞翟闔者惠下之道也唯有德之君為能行此明

足以見之仁足以與之界之為言與也能以其餘界其下者燁者

甲更之賤者也胞者丙更之賤者也翟者樂更之賤者也闔者守

門之賤者也古者不使刑人守門此四守者吏之至賤者也尸又

至尊以至尊既祭之末而不忘至賤而以其餘界之是故明君在

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此之謂上下之際界必利反燁依注音運胞步反翟音狄闔音昏○明足以見之見此早者也仁足

以與之與此甲者也燁周禮作焔燁皮華之官也翟謂教刑

者也告者不使刑人守門謂復時○單如字舊必利反○

曰此之謂上下之祭音祭接也至尊者與賤者其道接也○祭

閉謂之門詩曰初祭於○禘又祭也○祭之明日尋禘復祭○疏曰

也郭云祭之明日尋禘復祭○公羊傳曰禘者何祭之明日也穀梁傳云禘者祭之曰日之享實也天子諸侯請之為禘少牢饋食大夫之禮也謂之賓尸與祭同日○若然亦與實尸事不同矣而詩頌緣之序云釋賓尸者禘祭之禮也為實事此尸但天子諸侯禮大異日為

之別為立名謂之繹言其繹日解大禮小同曰為之不別立
各直指其事謂之賓尸耳此序言繹者是此祭之名賓尸是此祭之
事故特詳其文然又曰繹春秋曰繹者主此祭也曰復昨者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
祭之名三代各異又曰繹者主此祭也曰復昨者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
疏曰高宗形日尚書篇也孫夏曰復昨者未見義所出也詩傳及詩
箋亦無此一句說者云非是祭肉也曰以祭之旦日復昨其
祭則以之尸也未知然不祭終考以題上事也○同上

右祭之明日又枋

傳為枋于外

枋百鼓反○枋祭明日之繹祭也謂之枋者於廟門
子求神非一處也周禮曰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
頌絲衣曰自堂但基○繹音亦世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詩
謂明日繹祭在於廟門外之西○房以正祭設饌在室故知繹祭亦
設饌在之上有司徹上大夫賓尸○士尸備於堂酌而獻尸故知人君
繹祭亦事尸於堂也云夏后氏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
廟門之旁有室有堂也又引詩世室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證
也絲衣之篇論繹祭之時從堂上○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往於堂下之基故云自堂相基
此乎者以其不知神之所在或於於堂或於於外不知此神
於彼堂乎於彼室乎於此枋乎○古語有此故記者引以結之○
禮器○祭統詔祝於室而出乎枋○此交神明之道也疏曰祝官以
言詔告祝請其尸於室求之此亦神明之道也者神明難測不可
一處求之或門旁不敢○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文王之詩也
定是與神明交接之道○

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饗

之必樂已至必哀

明發不寐謂夜而至旦也祭之明日謂繹日也

曰云二人謂父母容尸備也者祭以念親故二人謂父母案有司
徹上大夫備尸則立一人為備以助尸繹祭與備尸同故知二人
容尸與備也○是故孝子臨尸而不作君牽牲夫人奠盞君獻

尸夫人薦豆卿大夫相若命婦相夫人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
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和悅以祭祀禋饗尸故孝子臨尸而各反盞鳥浪反愉羊朱反○君
人奠盞者熊氏云此謂繹祭也○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
相君命婦相夫人皆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王藻云

廟中齊齊乎其敬也愉愉乎其忠也○王藻云
色愉愉然和也盡忠勉也○王藻云
言孝子之與兒勉也○王藻云
婦自東房薦豆道也○王藻云
後薦上大夫備尸則反○王藻云

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
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

明日也天子諸侯曰繹
殺梁子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事實也

疏曰旦日猶明日也何此
者繼昨日事但不非地也
衛在公改舊制變宗廟易朝市

高子宰問於孔子曰周
禮辨祭於枋枋在廟門之西前朝而後市

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
子曰繹之於庫門內枋之於東方市朝之

於西方失之矣家語曲
公西赤

陳氏禮書曰禮有正
祭之枋有繹祭之枋於枋求諸遠者也枋

於西尊其右也詩云
以牲烝嘗或剝或烹或肆或將而繼之以

祝祭于枋此正祭之
枋也禮言設祭于堂為枋乎外家語言繹

祭于枋此繹祭之
枋也正祭之枋位於門內之西室故毛氏釋

詩以枋為門內繹
祭之枋位於門外之西室故鄭氏釋郊特牲

以枋於門外蓋枋
其位也繹其祭也賓尸其事也繹祭謂之枋

而祭之枋不謂之
繹繹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

於卿大夫鄭氏以
卿大夫賓尸在堂故謂枋於門外之西室繹

又於其堂孔穎達
之云求神在室接尸在堂於義或然卿

夫有賓尸則正祭無加爵陽厭下大夫士無賓尸故正祭有

加爵有陽厭必於明日春秋書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

梁曰繹者祭之明日之享也公羊曰繹者何祭之明日是也

賓尸則祭日而已儀禮有司徹掃堂攝酒迎尸而賓之是也繹

於明日則異牲詩曰自羊俎牛是也賓尸於祭日則用正祭之

牲而已有司徹音尸俎是也蓋正祭重而主於禮神繹輕而

主於禮尸重故省牲視具在示伯輕故使士焉則絲衣其杯載

弁俵俵者士而爵弁絲衣者也主於禮神故在室主於禮尸故

在堂則自堂徂基掃堂設筵也皆堂上之事也考之儀禮大夫

正祭不迎尸而賓尸迎之正也有祝而賓尸有侑正祭先薦後

獻賓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也賓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

賓尸之牲體進也正祭之魚也載賓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

尸而尸酢之也載祝佐也之於賓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

五九十六

侑之後凡此謂其正祭不同則主人迎尸尸後酢主人所以俾
主人也先獻謂薦而進下所以醉飽尸也其飲至於無算其類
至於兕醕謂其可知矣

通典祭之日一則奏以王夏王入立於東序后

則副禱而入於西序尸入之以乃就於西房轉就西房者所以

云大明生於西尸服小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於室

一而不迎尸祭所以別嫌也不以公是王以瑋瓚酌雞彝之鬱鬯以

獻尸尸以裸地降神尸祭之瑋瓚奠之此為裸神之一獻也后乃

璋瓚酌鳥之鬱鬯以獻尸尸示之卒之奠之此為二獻也王乃

袒而迎牲公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

入而告於庭云博碩肥膋王乃麗牲于碑親執鑿刀啓其毛血以

授於祝祝入告于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

一牢公羊傳云周公白牲朝踐之時尸出於室坐於尸西南面主

在西東面特牲云詔祝于堂時尸主之前薦以注云謂朝踐時而尸於戶外

豆脯醢而口乃取牲臍管燎于爐炭入以詔神於室于時王親洗

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墮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

牲首於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於尸主之前謂

之朝踐於時王乃以玉爵酌獻素何反罇中醴齊以獻此三獻也

后於是薦朝之邊時堂上以火鐘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

大武之樂后於是亦以玉爵獻罇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

之樂亦作也於時王自阼階而四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所謂禮

上樂下至薦熟之時謂之饋食元薦熟於堂視陳此設饌之

之時王及尸皆有倚住之處設於傍故云變机也設席之後更

設尸主之席于堂在尸內西方北面尸在其北布尸主席訖乃遷

所設於堂上之饌置尸主坐前祝又以酌奠奠於饌南所謂

天子奠尊又取腸間脂燂之蕭燂燂于爐炭所

謂是陽達於牆屋乃迎尸主入一即席舉奠卒將祭之時祝則詔

王拜妥尸郊特牲云舉奠拜訖口遂祭酒以香茅謂之縮酒云尔

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尸遂啐之奠之尸乃坐於是王以玉爵酌象罇

盞齊以獻尸五獻也時后薦饋之之邊又以玉爵酌象罇醢齊以

獻尸此六獻也王及后每獻皆作樂如初尸訖王以玉爵酌朝踐之獻罇醢

齊以酌尸謂之朝獻亦罇相因一七獻也后薦加事之豆邊尸飲

七王可以獻公尸飲訖受祝祝以清酒以授尸尸以酢王王乃設

酢席於尸内尸少祭饌黍稷并以福王王乃以出量人與鬱人受

之周礼宋伯職云量人與鬱人受舉尊之卒爵后以爵酌饋食象罇之盞齊以獻尸

日再獻亦罇之相因尸酢后如一之法后飲酢酒此八獻也尸飲

八王可以獻卿諸侯為賓者以一爵酌盞齊備卒食三獻合九獻

九王及后各四諸侯為賓者一一尸飲九王可以獻大夫士均於

下之尸飲訖又酢諸臣如后之必自九獻之後遂降冕而總干舞

大武之樂以樂尸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冕九獻之後更為嗣

子舉奠與群臣進獻更行三爵皆謂之加爵則用璧散璧角明堂

用璧即行旅酬無筭之爵繼作亦然旅酬既訖則尸出尸出之後

則嗣子餞之文王世子云云一餞受爵以上嗣尊厥明更以一牢釋

於祊於廟門之外而行其禮

按儀禮所存惟少牢食特牲饋食為大夫祭宗廟之禮而

天子諸侯之祭禮亡也其載於周禮禮記者雖畧可攷見而

參錯渙散後之有天子者雖欲一遵古禮行之而其節文脉

絡不相連屬此所以亡而其難行也晦庵嘗欲以二禮及註疏

中所言紬繹其節奏之先後為天子祭禮而其書未成以授

其門人勉齊黃公養之未及成而以授信齋揚公信齋之書

出而後學者謂之始也以洞窺其委節自致齋而裸獻自裸

獻而饋獻以至加爵也進旅酬登餞繹祭之儀大槩以經之

所言爲主而經之所未備者則取註疏之說以備之註疏之
所未備者又約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以推之其說始粲然
有條足爲百代不刊之典然杜氏通典亦嘗採經傳及註疏
之說條陳九獻之禮特各而未備且與信齋之說小異故並
存之

